



素瘦臨齋

摩海齋

# 孽海濤

第一回 逼離婚律師見鬼 痛單戀執袴輕生

孽海沈淪幾許。衆生覺悟無多。驚濤駭浪起妖魔。幻出蜃樓一座。  
試檢眼前奇事。纂成筆下烟波。魅魑魍魎似飛梭。怎禁片言道  
破。調寄步虛詞。

上面這一首歪詞。說來也甚可憐。祇爲做書的生平最不慣弄什麼「楔子」。「開篇」。無奈要借他來做個引子。可是在這寥寥幾行字中。並非區區誇口。諸位讀者至少已可由此想見那孽海渺茫。怒濤澎湃。一番奇景了。如今閒話休多。言歸正傳。却說那寶山縣的江灣鄉。自從上海日漸繁盛之後。他也居然「妻隨夫貴」一般的跟着慢慢熱鬧。

起來。一面既發現了洋大人的足跡。一面更密佈了袁總統的臭味。於是地靈而人傑。到得民國八九年間。當地便出了一位寶貨。他自說是辛亥年革命偉人黃克强的嫡親堂侄。好在黃克强已是死無對證。儘由他說得嘴響。決沒人好說他是冒牌。只累黃克强躲在陰司裏還不得安靜。一般鄉人總說要沒有黃克强。黃理安必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憐黃克强這筆冤枉賬。至今尚未昭雪。原來這位黃理安先生者。起初本是一尊吃盡當光的三光碼子。後來不知被他如何的大展了一下神通。仗着萬國體育會跑馬廳的牌子。括了一二萬塊的體己錢。就在這鎮上造了一所三進大屋。成家立業起來。又值他桃花當運。憑他那付豬頭三式的尊容。竟會給一個半老佳人愛上了。這位半老佳人原是一個十八歲死去丈夫的寡婦。其後不甘獨宿。就在外面招蜂惹蝶。坐

了江灣私門頭的第一把交椅。人家因爲她生得一身雪也似的白皮膚。就替她起上一個外號。叫做白娘娘。據一位好事者調查所得。與這白娘娘發生肉體愛的男性。雖無「余美顏三千之數」。然而較諸「武則天的後宮十二」却要至少多上三四十倍。所以待黃理安入幕之時。白娘娘的春秋。已交「如虎」之年了。可是黃理安別具雅癖。一經嘗試。便沒口嘴的說「老蔗之味轉美」。贊嘆不已。那白娘娘也說奴家閱人多矣。從未有若黃理安之奮不顧身者也。因此雙方情投意合。就談到了婚嫁問題。不過白娘娘的前夫。臨死還遺下一個孽種。此刻已有二九年華。一向在家很能替他令堂招待客人。如今白娘娘既要下嫁黃理安。這個油瓶便不得不拖去。幸而黃理安在白娘娘面上。肚子真能放得像海般大。這麼一個大油瓶。他也欣然受之毫無難色。

自己又親自用了兩天心思。替他改名爲黃小安。看待得十分優厚。白娘娘自是歡喜。從此一家三口。逍遙度日。極盡天倫之樂。隔了兩年。白娘娘又慫恿黃理安。挽了個素善吹牛的周媒人。要替黃小安娶親。這周媒人本是個棺材裏伸手。死要銅錢的虔婆。她瞧黃理安有的是錢。預料事成之後。謝儀是一定很豐的。便拍胸擔任了下來。於是到處吹牛。逢人說謊。直把那黃理安說得像鄧通般的富。黃小安像潘安般的美。無奈當初白娘娘的艷名。實在鬧得太響了。遠近之人。誰不知道黃小安是半隻頭的烏龜。那個還肯嫁給他充龜婆。只苦了周媒婆。足足有半年不得安寢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倒霉人家。被他帶了喪門吊客。一同闖了進去。說起這份人家。倒是世代書香。縉紳門第。可惜傳到這廖企雲手裏。平空遭了一場大火。就變得一貧如洗。四壁蕭然。更可怪

廖企雲這人真是天生的一條惡命。家產既已燒盡。妻子又中年亡去。膝下孤零零的祇留着一個女兒。芳名雪貞。却生得端莊秀美。性格溫和。侍父之孝。可不待言。只不知她前世裏造了怎樣的大孽。偏偏會被周媒婆找到。她父親又偏偏會糊裏糊塗的將婚事答應了。活生生把一個玉潔冰清的好女兒塞到了狗洞裏去。天下傷心之事。可謂莫過於此矣。起初黃小安這孽種待雪貞尚知恩愛。後來因爲他屢次要求雪貞效法他母親那般的做種種秘戲。而屢被雪貞拒絕。心中便逐漸不快起來。照理夫妻間的牀第之私。做兒子的既必無向父母訴說之理。做母親的也決無干涉他們之理。這又要委諸廖雪貞的苦命了。偏偏碰到這一雙賢母孝子。白娘娘聽了黃小安的話。一晚竟擺出做婆婆的架子來。將雪貞喚進房去。雪貞還以爲她必有一番庭訓。忙正容

端坐靜聲。那知她開出口來。便像老鴇教妓女一般的大談起房中術來。說到興起。但見她滿牀扭捏。恨不得拉黃理安進來當場做些範本給他媳婦看。可是她雖越說越有味。雪貞却已羞得面紅耳赤。再也忍耐不住了。當下就一別身奔將出去。回到自己房內。正待坐下。突見黃小安像瘋狗般的追將過來。雙手把他摟住。接着白娘娘也像風吹荷葉般的嫋嫋娜娜地趕了進來。戟指着手指笑道。你這小蹄子這般不中抬舉。不肯聽我的教訓。我却偏要教訓你好兒子。快動手罷。不待白娘娘的話說完。黃小安已似餓虎鑽羊般的把廖雪貞捺上了牀。這一來真把廖雪貞氣得羞憤交加。一壁哭罵。一壁沒命抵抗。可佩白娘娘真是一片婆心。誨人不倦。看此情形。忙走近前來打算助黃小安行強。那知雪貞眼快。早向牀前的桌子上搶了一瓶花露水。直向她面門打

去。一下正中白娘子的瓊瑤玉鼻。頓時痛得她無名火飛騰十丈。大叫一聲反了。掄起粉拳。按着雪貞很打。那時黃小安看他尊堂吃了虧。也忙改變方針。助着白娘娘把雪貞輕輕打了幾下。可是雪貞的上半身已被白娘娘連打帶抓。傷了好幾處了。這一場破天荒的大鬧。連黃理安也被驚動得安坐不住。急走進來死命勸了白娘娘出去。黃小安倒不愛做什麼假慈悲。乘空也溜了出去。祇丟下雪貞一人。哭得像淚人兒般的躺在牀上。可憐他自出娘胎。從來沒受過這般的奇辱。左思右想。一夜天竟沒合上眼。好容易捱到天明。便強支着走下了牀。隨便摺了擻頭髮。包了三四件家常衣服。又進去回明了黃理安。就坐車一直回家。父女兩人見了。不免痛哭一場。廖企雲自恨當初不該輕聽周媒婆之言。對雪貞甚覺慚愧。可是雪貞體質本弱。經此一番磨折。遂爲病



魔所乘。到晚上就起了寒熱。飲食不進。廖企雲雖懂得些醫道。替她開方。服了幾帖藥。然而過得兩三天。病勢終不見稍減。這日。廖企雲獨自一人。正坐在客堂裏長吁短嘆。憂急不能自解的當兒。忽見柴扉開處。走進了一個黃理安家的當差。向着廖企雲說道。我家老爺太太吩咐小的來接少奶奶回去。廖企雲正沒好氣。一聽這話。好比火上添油。跳起來大聲說道。我家姑娘被你們那位太太毒打了一頓。如今病得差不多。你們少爺自己不來探望一次。反要來接她回去。真太混帳。快替我滾出去。那當差剛巧才從賭場裏輸了出來。此刻被廖企雲這麼一罵。這股怨氣便一齊遷向了廖企雲身上去。回到黃家。就此添油加醬。搬了一派是非。白娘娘的肚子最窄。怎肯忍耐。當下就要逼黃理安去和廖企雲交涉退親。黃理安究竟是個男人。氣雖氣。却尚不肯如

此決裂。兩人正在爭論。黃小安剛從外面打扮得花蝴蝶似的笑嘻嘻地走將進來。問明了這件事。也一意主張離婚。原來黃小安在那晚大鬧之後。對廖雪貞還有幾分不能忘情。及至第二天他在鎮上一家小酒店裏喝酒。被他瞅見了那掌櫃的女兒。狗肚裏便頓時起了劇烈的變化。很想換一個新的來弄弄。這時他聽白娘娘已先提出了離婚的動議。如何不贊成。也竭力要他乾老子快去交涉。黃理安被他催逼不過。祇得仍叫那當差再到廖家去說。如果他家姑娘三天內不回來。我們便要準備離婚了。大凡做當差的總最怕當沒錢進帳的差使。更歡喜看他們東家鬧事。那人奉了黃理安之命。老實不客氣連廖家也沒有去。不知打那裏轉了一轉。回來又造了一泡謊話。大致說廖企雲非但不肯送他女兒過來。反把你老太爺也罵了一頓。黃理安這才動了

真氣。決計進行離婚。又恐難於下手。想起以前自己組織的畢三黨裏。有一個朱林村的。此刻在上海做律師。很可找他幫忙。於是稟明了白娘娘。搭火車趕到上海。一直找到小西門朱林村的事務所裏。朱林村一聽生意上門。真好喜出望外。可是一面却儘推自己事忙。叫他去另請高明。黃理安豈不知他做作。但也不便戳穿。只得正色懇求。朱林村也怕弄巧成拙。不敢過於裝假。便一口應允。黃理安就將此事之前後情形。一一告訴了他。祇把自己那位尊夫人的一份角色。完全抹去。朱林村聽了。不禁滿口稱難。呻吟道。照現在政府所定的新刑法裏面。關於男女離婚一節。雙方同意還在其次。最麻煩的就是要有五十人以上的見證。單這一點就夠累死我了。黃理安要如懂得些法律的。聽了朱林村這一派千古奇談。至少可以笑個半死。必不敢再請教他。無奈

黃理安字也識不上一百個。那裏懂得什麼民法刑法。惟有擺出他當初做光棍時候的口吻答道。這些我也懂得。總之此事全仗你老兄多少謝儀。祇要你說句話。朱林村見計已售便道。本來律師的公費。普通代寫一封信要五十兩。代客接洽一次八十二兩。照你老哥這件事。第一是寫信。第二是由小弟代你前去接洽。我們老交情就一總算了一百兩罷。黃理安還他三十兩。朱林村看他不上鈎。忙跌到五十兩。講了半天。以四十一兩成交。可是朱林村定要先付。黃理安推說沒有帶錢。朱林村又說至少請先付一半。黃理安只說沒有。朱林村急了。苦求道。你老兄譬如今晚在上海多打兩隻野鷄。無論如何。請你先付十塊錢。黃理安這才摸了五塊錢出來。朱林村搶在手裏。說了幾聲謝謝。將黃理安送出門口。回轉身來。打壁上取下他一套四季通用的西裝來。

拿到鄰近洗衣作裏化了六角小洋燙好。這一晚又買了許多魚肉飽餐一頓。然後翻了一陣講義。自以爲胸中已有成竹。到明天就穿上西裝。向朋友借了一隻公事包。忽忽搭了火車。大早就趕到了江灣。照着黃理安所開的地址。一直尋到廖家。打門進去。見了廖企雲便裝成一副神怕鬼搖頭架子。摸出一張卡片。廖企雲看是律師。心中好不奇怪。忙道。大律師光顧。有何見教。朱林村不慌不忙的說道。敝大律師此來。係代表密司脫黃理安要同先生談判離婚。廖企雲一聽。心知有異。正待回答。朱林村又搶著說道。照民國的法律。男家提出了離婚。如果女家不肯答應。女家是有罪的。所以敝大律師體上天好生之德。特來勸老先生簽字。說着打公事包裏取出一張託人預備下的離婚書來。就要叫廖企雲簽字。廖企雲雖不懂法律。却是個知書識字的人。怎肯輕

易簽字。就道。且慢。但不知小女犯了怎樣的過失。他們要提出離婚呢。朱林村心想。此老倒很難對付。非給他一個下馬威不可。就厲聲說道。你先生好糊塗。尊媛在黃家平日不守婦道。臨行不告公婆。又私下偷了許多衣服首飾。這樣還不能算犯了七出之條麼。朱林村自以謂他這番言語說將出來。管教廖企雲啞口無言。那知廖企雲聽他出言無狀。一時動了老火。也不和他多嘴。伸手就把他的公事包往外一丟。立下逐客之令。朱林村不禁勃然大怒。一手抓住了廖企雲的胸脯。高聲嚷道。你這老兒。胆敢有婚不離。侮辱律師。我先請你到警察局去走一遭。豈知廖企雲毫不抵抗。昂然跟着他就走。這一着真是出乎朱大律師意料之外。自己反着慌起來。虧得他的面皮操練有素。向不知廉恥爲何物。到此連忙看風轉舵。一面放手。一面陪笑說道。你老先生何必

如此動真氣呢。老實說做小律師此來。實爲老先生和尊媛着想。他們姓黃的本是一門畜生。令媛嫁給那小黃。何等可惜。現在他們既要離婚。你老先生真該就此答應。一來救了你尊媛。二來也算成全了做小律師的面子。而且將來尊媛的終身。做小律師也可略盡犬馬之勞。代爲努力介紹。保險不至無人拍賣。朱林村這番軟話。倒觸動了廖企雲的心思。更禁不起他一味苦求。一味恭維。祇得點頭允諾。朱林村聽他說出了半個可字。真比得了皇恩大赦還快活。急急將離婚書舖在桌上。親自替他磨墨。廖企雲看那離婚書倒做得很堂皇。并有一男家願將聘金放棄。一語。於是提筆劃了一個押字。朱林村收了。再三叩謝而出。三腳兩步。一口氣奔到了黃家。黃理安夫妻三人看了。都極滿意。朱林村又大吹其牛。說要如沒有我這般的口才。別人必辦不到。黃理

安也不失信。就整整的送了他五十塊錢。朱林村揣在懷裏。方想辭出。趕回上海去樂一天。那知門外一聲大叫。但見廖伊雲似飛般的搶將進來。老淚縱橫。破口罵道。好個黃理安。你請了律師來強逼我離婚。如今我女兒已氣死了。我索性拚這老命不要。同你們鬧個家破人亡。朱林村看情形不妙。也顧不得那借來的公事包了。瞧左邊有個窗口。就一躍而出。幸喜外面乃是田野。不管東西南北。但向前一直狂奔。連頭都不敢回過去望一望。好容易被他奔到了大街上。跳進一輛野鷄汽車。掏出五塊錢。叫車夫一直開到上海小西門。朱林村看車子動了才覺放心。沒多時候已到了他事務所。坐着喘了幾口氣。暗叫一聲。傲倖過了一回。推想到廖雪貞被他逼死的情形。心中不由害怕起來。這事務所裏。書記當差都是他一人自兼的。那裏還有半個人。到晚上天黑



之後更覺得鬼氣森森。令人不寒而慄。朱林村平時胆子原大。可是今天心中已懷着鬼胎。這胆子便無形中縮小了十分之九。胡亂吃了些晚飯。就往牀上一鑽。嚇得電燈也不敢關。睜着大眼出神。那知電燈公。司偏和他作怪。驀地壞了機器。電流中斷。朱林村雖明知其故。然而胆子却又爲減少了一半。接着一陣大風。把那兩扇長窗碎的一聲。吹了開來。住外望去。但見星光之下。白牆上黑悠悠地站着一條人影。彷彿是他理想中的廖雪貞模樣。朱林村不禁狂叫一聲。正待跳下牀去。又聽得背後一陣纖步響處。分明是冤魂出現。嚇得他連救命也沒叫出。就暈了過去。還算他命不該絕。隔了半晌。又清醒過來。定神一瞧。電燈也復明了。風也定了。橫着心再往外面一望。牆上的黑影却仍在那裏。何嘗是廖雪貞現形。乃是隔壁人家曬着的衣服。趁亮光反映了過來。